

2000 年 10 月，吴维仁在审查中交代出申杲华的 4000 万融资事项。申杲华随即被中纪委列为彩虹集团腐败案的重要调查对象，后被“双规”。

## 第一章 彩虹案，牵一发而动全身

### 1 彩虹牵出申杲华

2000 年 10 月的某一个夜晚，上海申杲华的住所。

当两名纪检委的工作人员敲开申杲华家的大门，出现在他面前时，申杲华知道，自己一直担惊受怕、不愿意面对的那一天终于降临了。两名工作人员宣布，申杲华因涉及彩虹腐败大案将接受“双规”，即要求他在规定的时间、规定的地点，交待自己的问题。

申杲华此时是上海中科创业投资有限公司法人代表。当他早在 2000 年 6 月听说吴维仁被国务院免去彩虹总厂厂长职务的时候，就已经意识到这一天迟早会来。

地处陕西省咸阳市渭河之滨的咸阳彩虹彩色显像管厂是我国第一家国有大型综合彩色显像管厂，是中国同类行业的龙头企业，曾为国家的经济建设作出重要贡献。彩虹集团作

为中央企业工委管理的 130 家国有大型企业之一，是中国第一只彩色显像管的诞生地。1999 年，集团公司下属有 9 家全资子公司、8 家控股及合资公司，总资产约 87 亿元，当年集团公司实现利税 9 亿元，其中利润 5.8 亿元。

1992 年 9 月 8 日，彩虹集团、中国工商银行陕西省信托公司、中国建设银行陕西省信托公司三方共同发起，以募集方式注册成立了彩虹显示器件股份有限公司（600707），并于 1996 年 5 月 20 日在上交所挂牌交易。从 1997 年开始，电子产品市场受世界经济的影响，彩电价格一直处在降价的过程中，作为国家大型综合彩色显像管生产企业的彩虹集团面临着挑战。1998 年，在北京彩虹集团总部任总裁的吴维仁被任命为彩虹彩色显像管厂厂长，人们都希望集总裁、董事长、厂长于一身的他，能带领“彩虹”走出困境。

1998 年 8 月，中央有关部门为加强对国有大中型企业的领导，派出了稽查特派员。进驻彩虹集团的稽查组开展工作不久，就发现了两笔可疑的账务，一笔是集团全额投资 450 万元与北京某公司合办的苏州彩虹电气有限公司（简称苏州公司）；另一笔是给毫无业务联系的澳门某公司汇入的 1095 万元。随着调查的深入，稽查组发现转往苏州公司的资金中有 300 万元转到了股市，而转往澳门公司的资金也全部投入了股市。

同年 11 月，又一笔转出的巨款引起了稽查组的关注。用款的某公司和彩虹集团不但无业务关系，而且集团的其他领导也不知情，是吴维仁擅自所为。稽查组向中央有关部门作了汇报。很快，中纪委等有关部门先后对彩虹集团的问题

展开了调查。

调查刚开始，被转出去的巨款又神秘地回来了。吴维仁借题发挥，开始向中央状告稽查处，称稽查处特派员以查案为名搞乱了企业，制造冤假错案……

吴维仁的状告，并未动摇调查人员查清事实的决心。随着调查的深入，吴维仁开始惊慌起来。他突然想到曾挪用4000万元为他人和自己炒股，万一调查组问起来，怎么办？他找来亲信一商量，决定用补签协议的办法“补救”一下。

一个夜晚，吴维仁约见了几个神秘人物。

他们经密谋商议并请律师执笔，补签了几份与上海、西安某公司委托炒股以及购买房屋的假协议。其间，他让妻子虞梅兰（现负案在逃）赶到上海，提走了炒股的118万余元现金。

2000年7月，吴维仁又让妻子将上海市里剩余的钱全部提光，谁知因证券市场低迷取不出钱来。情急之下，吴维仁只好将剩余的资金全部转到他人名下藏匿起来。

然而，正所谓欲盖弥彰，吴维仁涉嫌贪污、挪用案逐渐浮出水面。2000年6月，国务院根据中央纪委调查的结果及建议，免去了吴维仁彩虹总厂厂长等职务。2001年，案件移交陕西省检察院。

新千年第一个春节，假期未完，陕西省检察院反贪局干警就赶到北京，在深入分析案情后，即兵分几路落实证据。

在上海，侦查人员在接触了替吴维仁炒股的徐某后，调取了吴维仁以其妻妹等人名义开立账户的全部资料。结果令办案组大吃一惊，账户内资金最高时达5000余万元。

在咸阳，调查人员也发现了新情况，吴维仁擅自为西安某私营公司代垫货款近亿元。

当吴维仁又一次坐在办案人员面前时，他仍在故作镇静。

办案人员问：“吴维仁，你为什么不惜采取偷盖公章的手段为一个私人公司代垫货款？”“你和西安某公司的张某到底是什么关系？”“你在上海炒股到底投入了多少钱？”

面对检察官强大的攻势，吴维仁的心理防线崩溃了。

1978年，国家在咸阳筹建彩虹总厂，急需各方面的人才，吴维仁作为业务骨干被选调到了咸阳。随着工厂规模的不断扩大，他被领导委以重任，从一个会计、财务科科长、总厂财务处处长直干到总会计师兼财务部部长。

吴维仁在交代材料里写道：“我是个贫农的孩子，从小就是靠党的关怀，党培育我走上了领导岗位，又把我家属从农村迁入城市，让我们夫妻团圆，过上幸福生活。党把彩虹的事业交给了我，希望我为党的事业作出贡献。但是我却忘记了党对我多年的关怀和培养教育走上犯罪的道路。”

吴维仁的思想变化是有一个过程的，1995年以来，他从总会计师平步青云，升任董事长、总裁、厂长等，身兼三职。随着职务的升迁，他也慢慢品出了当领导的“滋味”，产生向上“做大官”的渴望。其间，彩虹集团总部迁到北京，吴维仁来到了北京。

他说：“彩虹总部迁到北京后，我的思想也发生了变化。在咸阳时，每天接触的是工人、技术员，谈论的是工厂的发展、技术、产品质量等。在北京就大不相同了，每天谈

论的内容也发生了巨大变化……有人对我说，有权不用过期作废。”吴维仁正是在这种思想支配下，开始了权钱交易。

吴维仁开始结交新朋友，开始围绕着“钱”与“权”动脑子。他是总会计师出身，对资金运作可谓是得心应手，加上他大权在握，三权集于一身，在集团总部他说一不二。

1997年7月的一天，一个曾代理彩虹股票上市的项目经理徐某走进了吴维仁的办公室。他凑到吴维仁跟前十分神秘地说：“我得到一个可靠消息，浙江有一个股票马上就要上市，价格涨得很快，只要3个月就能翻一倍。”吴维仁问：“要多少资金？”徐某说：“越多越好，最少也得6000至7000万元。”于是吴维仁在北京香格里拉大酒店同徐某就合作形式谈起了条件，在保证资金安全的情况下利益三七分，吴维仁得七成，徐某得三成。

委托炒股的协议谈成后，吴维仁开始谋划怎样调动资金。房地产开发公司因到期还不了彩虹的2000万元，他借机要挟房地产公司老总，让房地产公司出面再向彩虹借2000万元给自己使用。对方马上派人伪造借款文件。同时吴维仁又通知徐某以妻妹严某的名义在上海开设炒股账户。同年9月，吴维仁以房地产公司投资上海公司的名义将彩虹集团2000万元秘密汇到上海严某的账户进行个人炒股。

没有多久喜讯传来，徐某打电话说赚了300万元。吴维仁尝到了“短期投资”的甜头。吴维仁说：拿到300万，我心里虽然很不踏实，但亲身感受了有权就能产生钱。

吴维仁玩弄的权钱交易终于把他推向深渊。

而申果华——这位曾在中国人民银行系统工作过的上海

中科创业的董事长、总经理，早在彩虹集团上市过程的时候就认识了吴维仁。

1998 年，时为彩虹集团总裁的吴维仁，在北京做了一年集团总部搬至北京的试点工作，那时的吴集财务、人事、指挥等大权于一身。后来由于效率低下，彩虹集团不得不停止试点，总部又迁回陕西。据接近吴维仁的人士称，那时吴维仁感到了实权的丧失，还受到来自一些分厂的非议，心情很灰暗。

就在这时，申杲华拿着一份名为《K 公司战略投资计划书》找到吴维仁，希望他参与投资。

1999 年 5 月，申杲华来到陕西咸阳吴维仁的办公室。对于久未见面的“老”朋友申杲华的突然造访，吴维仁颇感意外，只是不咸不淡地说：“申总突然光临鄙厂，有何指教？”

申杲华知道吴维仁从北京迁回咸阳后，心情一直不好，便笑了笑，说道：“没事就不能过来看看你老兄？况且你老兄从京都繁华之地又跑回到这穷乡僻壤，不兴我来宽慰宽慰你。”说罢，便在吴维仁的对面坐了下来。

吴维仁叹了一口气，摆了摆手，“别提了。现在回到这儿还真不习惯。不仅生活各方面不方便，还得受别人的气。”申杲华打断了吴维仁的埋怨，“有个东西给你看一看，看你感不感兴趣。”随手从公文包里拿出一叠材料，递给吴维仁。吴维仁接过来一看，是一份《K 公司战略投资计划书》，便翻了翻，放到了桌面上，然后淡淡地说，“这东西跟我有有什么关系？拿给我看干吗？”

申泉华忙说：“吴总，您甭急，好好看看再说。我不是让您来出血的。我觉得这对您来说可能是个机会。”

无奈，吴维仁再一次拿起那份计划书，认真地看起来。

“这 K 公司是哪一家公司？”

“你先别打听这个。这个计划书你觉得怎么样？”

“这个计划书写得怎么样，无法评判，关键看是谁来做？”

申泉华一脸诡秘，往前探了探身子，“你听说过 K 先生吗？”

吴维仁一头雾水，表示不知道。

“这个 K 先生可不简单啊，手眼通天！”

吴维仁一言不发，怔怔地盯着申泉华，等着他的下文。

申泉华觉得关子卖得够多的了，便和盘托出。“虽然对普通投资者来说，K 先生还是一个陌生的名字，但在以集团资金为主体的投资圈里，K 先生向来素以‘大手笔’著称，他的投资信条是‘讲政治，做大势’。无论是牛市熊市，他主持的投资集团都收益颇丰。特别是 1996 年 12 月 16 日《人民日报》社论之后，他坚决撤出国内股市；尽管错过了一段中级行情，却成功地指导客户参与了香港红筹股的炒作，并于 1997 年 7 月 1 日之后全线撤离。从 1997 年 7 月 1 日以后，他主持的‘K 先生工作室’全力调查上市公司，并潜心研究美国新经济与股市。在圈子里声名日增。”说完，又从公文包里取出一本深蓝色封面的小册子顺手递到了吴维仁的面前。

吴维仁“噢”了一声，将小册子接过来，显示出浓厚的兴趣。只见那小册子深蓝色的封面上印有方型的“K”字标识，封面标题下的署名是“K工作室”。在小册子灰色的封底，一行黑体字写道：

“K战略投资基金设计”。

吴维仁打开看了看，只见是K先生发表的四次谈话，加上一些读者反应和附录资料。这四次谈话的提要分别写道：

★1999年3月6日，《理念嬗变——关于世纪末中国资本市场的对话之一》

观点：必须彻底清理“投机”、“泡沫”等陈腐概念，树立全新的符合21世纪产业革命趋向的“风险投资”理念；必须切实转变越来越演化为“提款机”的仅仅有限地发挥出资筹功能的现实，倡导质变型资产重组；必须从政策导向、措施配合上鼓励和引导长期投资行为。

★1999年3月20日，《操作更新——关于世纪末中国资本市场的对话之二》

观点：市场应该至少有一两本专业的权威刊物、一两个权威的王牌工作室，一年只要研究三只股票就够了。一定要有这样的王牌工作室、王牌刊物，它代表明天的市场分析群体。中国的投资市场太需要这样真正懂市场实际操作的分析大师了。

★1999年4月3日《道指冲万点与新兴市场对策——关于世纪末中国资本市场的对话之三》

观点：最好的投资建议还是不要忙于做短线，要抬头看路，特别是大机构、大基金，应该制定严谨的长期投资战

略，杜绝短线行为。市场的希望首先在个股，特别是那类脱胎换骨的重组股就是这种宏观背景催生的市场新生力量。

★1999年5月22日《战略投资、摆脱颓势、创造双赢——关于世纪末中国资本市场的对话之四》

观点：合金、湘火炬、康达尔，这是试金石，它们的走势完全摆脱了大市下跌的纠缠，构成了对传统市场分析方法的嘲笑，甚至有人说是威胁，这方面许多股评人士都深有体会，多少股评人士在它们面前丢了脸？

吴维仁看完之后，虽然略显兴奋，但还是不动声色地问：“的确是大气手笔，有气魄，高屋建瓴。投资计划的重组方案也不错。可是实施起来并不是一件很容易的事情。”言外之意，现在的“思想家”太多了。

申泉华不紧不慢，“这你放心，K先生不是一个空想家，他绝对是一个实干家。科技部和农业部都有他不少的朋友。他们中不少人是支持甚至参与这个方案的。也有香港的一些大财团为他提供资金。K先生早年从事过新闻工作，在媒体里有很多能够呼风唤雨的朋友。到时候这几方面很容易就能形成合力。项目一旦实施，肯定能成功，K先生将来就是中国的巴菲特，K公司就将成为中国的微软、思科。”

听到这里，吴维仁点了点头，继续追问：“你说的这些东西，能给我看看材料吗？”

“K先生管理的公司中，有科技部农村发展中心、火炬中心、生物中心等八个中心的属下公司。”说完拿出一些相关材料来。

吴维仁已基本相信了申泉华的话，至此，吴维仁已不再

怀疑 K 先生的能量。谈话迅速转入实质部分。

“需要我做什么？”

申杲华说，“明人不说暗话。这个项目做起来，需要动用大量的资源。你老兄现在还是彩虹的掌舵人，而且你我也多年的老朋友，找你我信得过。”话锋一转，“当然，事情做成，对大家都会有好处。”

“那具体怎么做，你们考虑过没有。有些重大决策我们还是要集体讨论的。”

申杲华便说，“方式上肯定不会让你为难。我们考虑，以你们为主，再联合几家科技部、农业部的公司，以及其它一些高科技公司，一起发起成立一个公司。然后共同投资 K 公司。”

当时吴维仁表示还需考虑考虑。

此后，申杲华又多次找到吴维仁，共同商量发起成立新公司的事宜。并且，将 K 先生引见给吴维仁。吴维仁也知道了，这位 K 先生名叫吕梁；所要投资的 K 公司便是深圳康达尔（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该公司在深圳证券交易所挂牌交易，股票代码 0048。而且，自从吕梁在去年开始对康达尔进行“长线投资”以后，该公司股票价格便一路上扬，从 10 多元涨到了 24、25 元，走势极为强劲，被很多证券媒体评为“强势股”。这也从一个侧面证实了申杲华对 K 先生的说法“所言不虚”。

吴维仁最终答应了申杲华的邀请，以彩虹集团名义出资 4000 万，并与海南燕园投资管理有限公司、海南中网投资管理有限公司、上市公司中西药业）、康达尔等四家公司共

同发起成立了北京盛通科技投资有限公司。盛通科技投资有限公司注册成立于 1999 年 8 月 20 日，注册资本金一亿元，彩虹集团占 40% 的股份，公司法定代表人为贺强。贺强当时的职务是彩虹集团公司投资发展部部长，是吴维仁的直接下属。

成立之后的盛通科技，其实没有什么主营业务，就是进行股票二级市场投资。后来，吴维仁指挥贺强买下康达尔，即后来的中科创业 1, 653, 400 股流通股，持股比例为 0.42%。

2000 年 6 月，吴维仁被国务院根据中纪委调查而免去一切职务的消息，让许多人大为震惊。当听到中纪委调查并免去吴维仁职务之事后，申杲华非常紧张。因为由吴维仁以彩虹集团名义投入盛通科技投资有限公司的 4000 万中，不少资金是由申杲华直接运作的，并且他自己还有约几千万的老鼠仓（所谓“老鼠仓”，就是那些做庄的内幕人员在行情起动之初所建的底仓）。

2000 年 6 月至 9 月间，申杲华开始平仓。最初吴维仁将 4000 万通过盛通科技公司投入中科创业股票时，曾与申杲华和吕梁签订了委托炒股合同，合同中规定要抛出吴维仁以彩虹集团名义所持有的股票时，必须让三人都知道，而由吴维仁最后决定。但在吴维仁被中纪委审查后，申杲华立即开始抛售股票，并且事先没有告诉吴维仁及吕梁。

2000 年 10 月，吴维仁在审查中交代出申杲华的 4000 万融资事项。申杲华随即被中纪委列为彩虹集团腐败案的重要调查对象，后被“双规”。

## 2 吕梁的不祥预感

申泉华被“双规”的消息如同幽灵一般在圈子里弥漫开。

当吕梁第一次从电话中听说这个消息时，他几乎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当时握着话筒的手就僵在了半空中，动也不动。他对着话机，一言未发，良久，才长叹一声，重重地跌坐到“大班椅”里。

对于 K 先生吕梁来说，2000 年上半年可谓其事业生涯的最辉煌时期。当时，在许多机构投资者眼中，K 先生已经成为一个控制上市公司、操纵二级市场股价、影响舆论三位一体的超级庄家。

1999 年 12 月，康达尔正式更名为中科创业。在此前后，众多“重组”动作也逐步展开。从 1999 年底到 2000 年中，重组的消息曾频频出现在深圳中科的公告上，再被各种投资分析师、分析机构的分析报告转炒一遍，愈发强化出公司的“高科技”形象。这些项目最后变得人们几乎耳熟能详了，概括起来就有五大项：

——一是与北新集团建材股份有限公司、中西药业等企业成立全资公司，着手先进癌症治疗仪器——钼 252 中子后装治疗机的生产与销售，以及医疗科技产品的研制开发、科技项目投资管理、技术转让、技术服务和技术培训。

——二是采用企业、科研机构和农民合作开发的方式，参与投资西北苜蓿项目。

——三是与中西药业等公司共建“中国电子商务联合网”，组成 18 家不同所有制企业的大联合，创建一个跨地域、跨国界的大型网络平台、一座极具创新意识的超级电子商务大厦。

——四是受让深圳市良林投资有限公司持有的“深圳天威数据网络股份有限公司”13%的股份。

——五是与海南中网投资管理有限公司等组建“中国饲料业电子商务投资有限公司”。

1999 年到 2000 年是 0048 股票大出风头的好年景。股价稳步上升，连续 26 个月被权威证券媒体《中国证券报》公布在风险最小的十只股票榜首，被选为指数样板，被道·琼斯选入中国指数样本，被《证券市场周刊》列为可以放心长期持仓的“大牛股”。

经过这些令人眼花缭乱的资产整合动作，中科创业作为一家生物工程、生物制药、网络电子商务的高科技公司形象在证券市场已十分清晰，而此时，公司的股价早已飞上了天。2000 年 2 月 21 日，0048 股价超过 80 元 复权价高达 240 元以上。因为它持续上涨，其间几乎从来没有一天下跌，因此也没有一个人在这上面亏过钱，极为市场专业人士推崇。

但进入 2000 年下半年，吕梁有一种“盛极而衰”的不祥预感。俗话说，“其兴也勃焉，其亡也忽焉”。最早的合作者、康达尔最早的庄家——朱焕良已渐露反骨。而现在，作为自己重臣的申果华在无意中被彩虹腐败大案牵连进去，对吕梁而言，不啻一个天大的打击，犹如五雷轰顶。

对于自己在 0048 上整体投资方案的“死穴”，吕梁作为

设计者是十分清楚的。说白了，这需要合力，需要人气，需要势。而申杲华的被“双规”，极可能是这个“势”走向衰微的导火索。朱焕良的反水，趋势日见明朗。申杲华被“双规”，吕梁已隐隐感觉到，在“一致行动”的机构中，可能会迅速产生新的“叛军”。当一切都很平静的时候，这些机构还能够精诚团结；而一旦有什么风吹草动，出于“自保”的需要，原先建立在共同利益基础之上的战略同盟就会分崩离析。要命之处在于，这些所谓“一致行动”的机构的资金，吕梁自己并没有绝对的控制权，这些协议也根本不受法律的保护。一旦有人违背道上的规矩，吕梁自己也没办法。而资金链一旦断裂，后果将不堪设想。

吕梁已经了解到，申杲华被牵连，纯属偶然。有关部门在调查吴维仁案的过程中，集中调查的是四个方面的问题：

一是 1997 年 3 月，吴维仁为讨好曾任国务院领导秘书的苏州彩虹电器有限公司总经理刘明哲，私自同意从彩虹集团借钱 450 万元给刘个人炒股；二是 1997 年 2 月，吴维仁擅自决定将彩虹集团下属彩虹电子进出口公司 1095 万元公款借给彩虹公司驻澳门三友公司经理甄宜众个人炒股；三是 1997 年夏季开始，吴维仁与上海华宸经济发展有限公司经理徐伟宇多次密谋由吴提供资金 7000 余万元合伙炒股，所获利润二人三七分成；四是 1998 年春季，吴维仁收受下属公司贿赂 10 万元。其实，吴维仁一案与申杲华没什么关系。只是不料，吴维仁在交待自己问题的时候，一不留神把申杲华给交待了进去。申杲华这才落入了纪检机关的视线。

申果华被“双规”后，迅速暴露出“老鼠仓”问题。开“老鼠仓”本身的违规当然不会被吕梁看成“问题”，关键是申果华的“老鼠仓”涉资甚巨，可能多达数千万元，一旦进入调查就会被强行平仓。吕梁的担心来自于平仓对股价造成的连锁反应。

他当然明白，在自己统领的公司中，此类“老鼠”绝不是申果华一人。数额甚巨的“老鼠仓”将成为自己整个操作体系的巨大隐患，极可能会威胁到自己以后的全套计划。于是，吕梁下令在深圳中科、北京中科内部彻查“老鼠仓”，并要求所有公司资金于年底以前结清。

### 3 朱焕良反水图利

几乎与此同时，深圳英特泰科技发展公司，朱焕良的办公室。

朱焕良、朱水祥、区鑫三人正在进行紧急磋商，研究对策。朱水祥是朱焕良表弟，负责朱焕良所有的二级市场股票的操作指令，也是朱焕良的重要参谋。而区鑫则是深圳中科创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的一名高层管理人士。就在此前，区鑫听说吕梁通过深圳中科执行董事龚增力传达过来的在公司内部彻查“老鼠仓”的指令，就赶紧驱车过来，向朱焕良通气。

“吕梁这么搞，肯定跟申果华出事有关。”区鑫表示了意见。

“对，这个判断我认为是准确的。关键是‘老鼠仓’数

额可能非常大。清查‘老鼠仓’的做法必然会使盘面抛压加大，影响我们出货！”朱焕良一拍桌子，“他妈的，必须得先下手为强！咱们得加快出货动作，赶紧兑现。”

这时朱水祥插了一嘴，“可是，北京方面不是已经警告过我们吗？这样做会不会激怒他们，会不会有危险？”

那还是在五个多月之前，也就是5月16日，0048股价除权以后，由于获利极为丰厚，朱焕良实在抵挡不住现金的诱惑，陆续将自己手中的近6000万流通盘卖出平仓，造成0048股价的走势形成一种平滑的下跌态势。对此，北京方面也有所察觉，他们已经感觉到抛盘在逐渐加大。朱焕良当时每卖出1500万的货，就提现转移。这事可能通过一些证券公司的营业部传到了吕梁的耳朵里。据说吕梁当时还取笑朱焕良，“这个农民这么爱现金。这么多钱怎么拿得出去。这是很危险的。”

北京方面通过吕梁打来电话质问朱焕良这是怎么回事，朱焕良用两个理由搪塞了过去。当时，他告诉吕梁，说一是用来清洗关联交易的筹码；二是因为深圳证管办在追查他。4月份，证监会查0048的事情，各地营业部都被翻仓。被他借身份证开户的七大姑八大姨全被找过去谈话了。他怕出事，所以想先出一些货，过一段时间再补进来。

到了8月份，朱焕良通过香港的一些机构，在夜里用“大飞”（指一种走私快艇）将一船港币现金运到了香港，并用这笔钱在香港买了房地产，其中还有一部分资金转往澳大利亚。

没想到世上没有不透风的墙，朱焕良的这一举动，很快

就传到北京。一家在香港很有影响力的公司驻北京总部，在事发后没几天的凌晨两点，把吕梁从睡梦中叫醒，告诉了他这个惊人的消息。吕梁第二天就打来电话痛骂朱焕良，说他背信弃义。吕梁并转告了北京机构的警告，如果朱焕良再有背信弃义的行为发生，北京这边的几个机构决不容忍，决不客气。

然而朱焕良尽管是一个农民，但他也绝不是一个被人随意吓唬的小孩，况且他手中还有自己的牌：第一，申杲华出事之后，北京机构已经自顾不暇，难以抽出精力来对付自己；第二，自己在香港还有比较畅通的通道和基地，而且和老婆两人都已办好了出国的一切手续；第三，也是最重要的，自己手中握有大量的现金，有了这个，什么样的事情不好办？

他看了看朱水祥，“操，我是唬大的？你放心，他们现在是在‘泥菩萨过河，自身难保’，哪有精力来管我们。不会有问题。从现在开始，我们要加速出货。甭管他们！”

过了会儿，他又转过去对区鑫说道：“你给我向吕梁带个话，就说我再也不管二级市场股价了。我现在得用钱，就得抛股票，包括转配股，我都得抛。你跟他讲，公司账上的1100万转配股完全属于我的，我想抛就可以抛。北京那些机构合作者，我是不想再理了。那个酸臭酸臭的吕梁，以前我还挺佩服他，不过现在我是烦透了。现在股价搞到这么高，他还不跑，真他妈有毛病。股票不就是抛了才能挣钱嘛，放在那儿能当饭吃？我看他已经走火入魔了，什么他妈的重组，都是骗人的鬼话。甭理他，他会死得很难看很难